

荨麻疹验案5则

施汉章*主治 施雪兰*整理

主题词 荨麻疹/中医药疗法

1 血热瘀滞,风从内生

夏××,女,51岁,1991年5月24日初诊。全身皮肤发痒,夜间尤甚,搔后皮肤出现条状隆起、色淡红,有时皮肤碰触亦起,反复发作,时已3年多,经用中西药治疗,未见明显效果。脉数,苔黄、舌质红紫。诊断为风瘾疹(人工性荨麻疹)。检查:皮肤划痕试验(+).证属血热瘀滞,血瘀生风。治以凉血化瘀,平肝熄风。处方:生龙牡各30g(先煎),珍珠母30g(先煎),龟板15g(先煎),白蒺藜10g,蝉衣10g,生地15g,丹皮10g,赤芍10g,桃仁10g,红花10g。6剂,水煎服。

复诊:药后皮肤发痒减其大半,搔后皮肤隆起亦轻。脉数,苔黄腻、舌质微红紫。既获效,原方加苦参10g,以清热燥湿,服5剂而病愈。继以原方4剂,以巩固疗效。

2 风邪乘袭,热结肠胃

卜××,男,36岁,1991年6月15日初诊。遇风皮肤发痒,上身较重,每于夜晚其痒加剧,影响睡眠,搔后皮肤起条状隆起,色微红,大便干燥,时已1年左右。背部划痕试验(+).曾用抗过敏及养血祛风药物治疗,无显效。脉沉缓,舌苔黄。诊断风瘾疹(人工性荨麻疹)。证属表阳不固,风寒外袭,热结肠胃。治以固表祛风,清热通便。处方:荆芥10g,防风10g,羌活8g,白芷10g,乌蛇6g,黄芪10g,白术10g,黄芩10g,黄连5g,大黄5g(后下)。3剂。

复诊:药后皮肤发痒减半,自汗减,大便已不干燥,脉缓,苔白。肠胃结热已清,表阳

虚未复,原方去芩、连、大黄之苦寒,加当归10g,白芍10g,白鲜皮10g,服5剂而病愈。

3 心火内炽,经脉瘀滞

李××,女,27岁,1991年5月25日初诊。全身起风团已4年,瘙痒无度,伴有心烦失眠。曾服祛敏灵、凉血祛风中西药物无效。脉数,舌质暗红、苔灰黑。诊断风痞瘤(荨麻疹)。证属心火内炽,血瘀内阻。治以清心火,活血化瘀。交泰丸合桃红四物汤加减。处方:黄连5g,肉桂4g,当归10g,赤芍12g,川芎10g,丹参10g,桃仁10g,红花10g,白蒺藜10g。4剂。

复诊:药后风团白天已不起,夜间虽起但甚轻微,心烦减,睡眠不佳。舌质暗红减,苔转黄。上方既效,仍以原方加蝉衣6g,乌梅10g,炒枣仁10g,服5剂而愈。

4 湿热内蕴

田××,男,33岁,1991年5月20日初诊。全身起高粱米粒大小丘疹,色淡红,抓痒难忍,一般上午起至夜晚消退,近1月来,几乎每天如此,与冷热风吹无关,时已8个月左右,曾服扑尔敏、去敏灵等药未控制发作。小便黄,脉濡数,舌苔黄腻。诊断风痞瘤(荨麻疹)。证属湿热内蕴,发于皮肤。治以清热利湿,五皮饮加减。处方:五加皮10g,桑白皮10g,陈皮10g,茯苓皮10g,大腹皮10g,生苡仁30g,滑石30g(包),赤小豆30g,白蒺藜10g,乌梅10g。7剂。并用药渣煎汤外洗,日1次。

复诊:已不起风团,但皮肤仍感微痒,脉濡缓,舌苔黄腻减轻。湿热之邪未尽,继用原方5剂而病愈。

5 血热受风

杨××,女,45岁,1991年5月28日初诊。皮肤发痒,搔后起条索状物,色红,日轻

* 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,北京市东直门内海运仓3号(100700)

收稿日期:1991-12-11,修回日期:1992-01-20

夜重,风吹后加剧,时好时犯,已10年左右,这次发作已3周,服抗过敏药无效。背部划痕试验(+),脉数,舌质红、苔薄白。诊断风瘾疹(人工性荨麻疹)。证属血热受风,治以凉血祛风,佐以平肝。处方:生地15g,赤白芍各10g,丹皮10g,蝉衣6g,荆芥5g,防风5g,龟板15g(先煎),煅龙牡各30g(先煎),珍珠母30g(先煎),生首乌10g。5剂。

复诊:药后证减其大半,脉舌同前,前方获效,毋庸更改,继服原方,5剂而病愈。

6 体会

荨麻疹急性的易治,慢性的难疗。由于外邪引起的荨麻疹,使用荆、防、蝉衣等药物,常常药后病变加重。这因邪气外出,并非药不对症,要守方继服。对平肝熄风药物的使用,不论外风或内风所致的病变,均可使用。在辨证治疗的方药中,选用2~3味镇肝熄风药,对控制荨麻疹的发作,能取得较好的作用。在临床上除了上述几种证型外,还有气血不足用归脾汤,冲任失调用二仙汤,肠胃实热用升降散,风寒用荆防败毒散,风热用消风散,只要辨证正确,都有较好的疗效。

傅佑清儿科验案2则

赵 斌* 傅珍萍*

1 重症鹅口疮

柳××,男,2个月,1983年6月29日就诊。患儿4天前出现轻度发烧,啼哭不乳,口腔与舌体全部密布奶瓣样白腐,厚约1mm以上,鼻咽道堵塞,咽喉留微隙,张口活动受限,面色晦黯,双目紧闭,神识迷蒙,曾给肌注庆大霉素等药无效,而改求诊治。傅老察其脸结膜发赤,指纹尖部发白,中部青灰,根部青紫,遂辨为寒毒化火,欲内陷阴息之证,急当宣肺化痰,托毒外出。处方:黄芪10g,当归5g,元参3g,牛蒡子3g,吴萸3g,黄连3g,川贝母6g,炙桑皮6g,白果6g,薄荷3g,甘草15g。1剂后,见舌上白腐已成散在性小斑片,舌质显露红色,能哭出声。2剂后,吸乳渐转灵活,白腐继续退化。

7月3日再诊,舌上呈星点状白腐,口腔尚存少量腐片,大便干,小便黄,指纹色转红亮,退至气关,显示正气已复,寒毒渐祛,阳热发越,当因势利导。处方:黄芪10g,元参6g,牛蒡子6g,吴萸6g,黄连3g,川贝母10g,炙桑皮10g,白果10g,青黛6g(冲),生蒲黄3g,僵蚕3g,大黄3g,甘草10g,桔梗3g。续服3天后,痊愈。

按:本病凶险多变,俗称“白口瘤”。傅老遇此病,以肺、脾、肝三经为治,多能使之转危为安。基本方为:黄芪、元参、牛蒡子、川贝母、黄连、吴萸、当归、炙桑皮、白果、薄荷、桔梗、甘草。其中黄芪为主药,不得少于10g,功在托毒外出,不使内陷;川

贝母清肺化痰,牛蒡子开散结闭,元参软坚润燥,黄连、吴萸清热降逆、调和阴阳,当归活血散结,甘草清热解毒、益气和中,桑皮等宣降肺气,开利咽喉。临证还须视具体情况进行加减,如热甚者重用黄连,加生石膏等;寒甚者重用吴萸,加肉桂、干姜之属。

2 重症肾囊风

金××,男,2月,1981年3月4日就诊。出生后不到1星期,即出现阴囊溃烂,流脓色黄稀粘,兼有血液,滴沥不止,因而啼哭不休,腹胀纳差,经多处医治无效,延至两月,溃烂加重,造成一直径20mm、深2mm的钱币样缺陷,内藏之睾丸与外界仅以一层相隔。傅老察之,脸结膜发红,舌红苔腻,指纹发紫,断为湿毒夹热下伤前阴,处方:(1)龙胆草、焦山栀、黄芩、柴胡、木通、车前子、泽泻、生地、当归、连翘、银花、荆芥、防风、土茯苓、胡黄连各6g,2剂,水煎取汁,频频进饲;(2)八宝眼药粉4支,局部外撒。1月后复诊,告曰:汤药服进1剂,眼药用完3支,病即向愈;全药用完,仅半月时间,诸症消失。再现其患部,脓液全无,只留1分硬币大疤痕,故续处参苓白术散10包,以求全功。

按:肾囊风在于湿热毒邪下注宗筋,结聚不化。乃取内外合治之法,其中龙胆泻肝汤清解湿热,合银花、连翘、土茯苓、胡黄连,解毒之中兼以化疳,以防疳证之扰;再配以荆芥、防风,一则取风能胜湿之义,二则风湿热并攻,而期痼疾之速祛。同时,局部外用八宝眼药,借其芳香化浊、祛腐生肌之力,远交近攻,遂收殊效。

* 甘肃省成县中医医院,甘肃省成县(742500)

收稿日期:1991-10-23;修回日期:1991-12-13